

第九回 誤相逢才傲張寅

詞曰：

薰自生香，蕚能發臭，欲和為一焉能夠？喜聲無自鵲居之，惡名還是鴉消受。非是他肥，不關我瘦，長成骨相生成肉。嬌歌終得唱歌人，不須強把眉兒皺。

右調《踏沙行》

話說冷絳雪正拜見山顯仁與夫人，留茶敘話。忽報聖旨下，山黛忙趨到玉尺樓，跪接聖旨，開看，祇見御筆親批道：

覽四瑞圖詩，體裁端穆，意味悠長。閨秀而有大臣之風，殊可嘉也。特賜萬瑞彩緞四端，以為潤筆。《三十六宮》詩寫皇恩普遍如畫，且字字警拔。而『天有道』、『地無疆』更為奇特，再賜御酒三十六瓶，以為春觴。庶見朕之無偏。故諭。

讀罷，山黛忙令冷絳雪同叩頭。謝恩畢，隨寫短表一道，附奏道：

臣妾山黛謹奏，為改正真才，無虛聖恩事：《三十六宮》詩係臣妾山黛自撰，蒙恩賞賜御酒三十六瓶，謹謝恩祇受。聖瑞四詩，實係幼女冷絳雪代作，今蒙恩鑒賞，特賜彩緞，妾黛不敢蔽才，以辜聖恩，謹令冷絳雪望闕謝恩祇受外，特此辨明，伏乞聖恩改正。冷絳雪年十二歲，係揚州府江都縣農民冷新之女。其才在臣妾山黛之上，倘令奉御撰述，必有可觀。但出自寒賤，奉御不便，伏乞聖恩，賜其父一空銜榮身，則冷絳雪不貴自貴矣。事出要求，不勝惶悚待命之至。

寫完，封好，附與中官進呈。天子看了大喜道：「怎麼又生此少年才女！」因批本道：

覽奏，方知四瑞詩出自冷絳雪手。言論風旨，誠足與卿伯仲。既係寒賤，暫賜女中書之號，以備顧問。並加伊父冷新中書，冠帶榮身。俟後詔見撰述稱旨，再加陞賞。該部知道。

命下了，報到山府。山黛遂與冷降雪賀喜。冷降雪又再三致謝山黛薦拔之恩，二人相好，真如膠漆。每日在府中不是看花分詠，便是賞月留題，坐臥相隨，你敬我愛。冷降雪因見聖旨賜父親冠帶之事，便寫信打發母舅鄭秀才回去報知，不題。

卻說天子因見山黛、冷降雪一時便有兩小才女，心下想道：「怎麼閨閣女子，無師無友，尚有此異才；而男子日以讀書為事，反不見一二奇才以負朕望。豈天下無才，大都在下者不能上達，在上者不知下求故耳！」正躊躇間，忽見吏部一本缺官事：「南直缺提學御史，循資該河南道御史王袞正推，山西道御史張德明陪推，乞聖裁。」天子親點了正推，即著面見。王袞領旨，忙趨入朝，天子親諭道：「朕前屢旨搜求異才，並無一人應詔，殊屬怠玩。今特命爾，須加意為朕訪求。不獨重制科，必得詩賦奇才如李太白、蘇東坡其人者，方不負朕眷眷至意。倘得其人，許不時奏聞，當有不次之賞。如仍前官怠玩之習，罪在不赦。」王袞叩頭領旨而出。

這王袞是河間府人，因御筆點出，不敢在京久留，遂辭朝回家。因歲暮，就在家過了年，新正方起身上任。到了任，因聖諭在心，臨考時便加意閱卷，旨望得一兩個奇才之士，逢迎天子。不期考來考去，都是肩上市下之才，並無一人出類拔萃，心下十分懼。

一日，按臨松江府，松江府知府晏文物進見，就呈上一封書，說是吏部張尚書託他代送的，要將他公子張寅考作華亭縣案首。王袞看了，遂付與一個門子道：「臨填案時稟我。」說完就打發晏知府出去，心下想著：「別個書不聽猶可，一個吏部尚書，我的陞遷榮辱都在他手裏，這些小事，焉敢不聽。」又想道：「聖諭諄諄，要求真才。若取了這些人情貨，明日如何繳旨？且待考過再處。」

不幾日，一府考完。閉門閱卷，看到一卷，真是珠璣滿紙，繡口錦心，十分奇特。王袞拍案稱賞道：「今日方遇著一個奇才。」便提起筆來寫了一等一名。纔寫完，祇見門子稟道：「張尚書的書在此，老爺前日吩咐叫填案時稟的，小人不敢不稟。」王袞道：「是，這卻如之奈何！」再查出張寅的卷子來一看，卻又甚是不通，心下沒法，祇得勉強填作第二名。一面掛出牌來，限了日期，當面發放。

至期，王宗師自坐在上面，兩邊列了各學教官，諸生都立下面。學生的卷子都發出來，當面開拆唱名。先拆完府學，拆到華亭縣，第一名唱名燕白領。祇見人叢中走出一個少年秀才來，王宗師定睛仔細一看，祇見那秀才生得：

垂髫初斂正青年，弱不勝冠長及肩。

望去風流非色美，行來落拓是文顛。

凝眸山水皆添秀，倚笑花枝不敢妍。

莫作尋常珠玉看，前身應是李青蓮。

那小秀才走到宗師面前，深深打一恭道：「生員有。」王袞看他人物清秀，年紀又輕，滿心歡喜。因問道：「你就是燕白領麼？」燕白領道：「生員正是。」王袞又問道：「你今年十幾歲了？」燕白領應道：「生員一十六歲。」王袞又問道：「進學幾年了？」燕白領道：「三年了。」王袞道：「本院歷考各府，科甲之才固自不乏，求一出類拔萃之人，苦不能得。惟汝此卷，天資高曠，異想不群，筆墨縱橫，如神龍不可拘束，真奇才也。本院祇認做是個老師宿儒，不意汝尚青年，更可喜也。但不知你果有抱負，還是偶然一日之長。」燕白領道：「蒙太師作養，過為獎賞，但此制科小藝，不足見才。若太宗師真心憐才，賜以筆札，任是詩詞歌賦，鴻篇大章，俱可倚馬立試，斷不辱命。」王宗師聽了大喜道：「今日公堂發落，無暇及此，且姑待之。」

唱到第二名張寅。祇見走出一個人來，肥頭胖耳滿臉短鬚，又矮又醜。走到面前，王宗師問道：「你就是張寅嗎？」張寅道：「現任吏部張尚書，就是家父。」王袞見他出口不雅，便不再問，因命與燕白領各賜酒三杯，簪花二朵，各披了一段紅，賞了一個銀封。著鼓樂吹打，並迎了出來。然後再唱第三名，發落不題。

卻說燕白領同張寅迎了出來，一路上都讚燕白領之美；都笑張寅之醜。原來燕白領雖係真才，卻也是個世家。父親曾做過掌堂都御史，又曾分過兩次會試房考。今雖亡過，而門生故吏，尚有無數大臣在朝，家中極其大富。這日迎了回來，早賀客滿堂。燕白領一一備酒款待。燕白領年雖少，最喜的是縱酒論文。每遊覽形勝，必留題手壁。人都知道他有才，然而他年少，還恐怕不真，今見宗師考了一個案首，十分優獎，便人人信服，願與他結交，做酒盟詩社的，終日紛紛不絕。燕白領雖然醜陋，卻恨沒一個真正才子，可以旗鼓相對，以發胸中之蘊。

忽一日，一個相知朋友叫做袁隱，同看花飲酒。飲到半酣之際，燕白頷忽歎說道：「不是小弟醉後誇口狂言，這松江府城裏城外，文人墨士數百數千，要尋一個可與談文者，實是沒有。」袁隱笑道：「紫候兄不要小覷了天下。我前日曾在一處會見一個少年朋友，生得美如冠玉，眉宇間泛泛有彩色飛躍。拈筆題詩，祇如揮塵。小弟看他才情，不在吾兄之下。祇是為人驕傲，往往白眼看人。」

燕白頷聽了大驚道：「有些奇才，吾兄何不早言，祇恐還是吾兄戲我。」袁隱道：「實有其人，安敢相戲。」燕白頷道：「既有此人，乞道姓名。」袁隱道：「此兄姓平，乃是平教官的侄兒。聞說他與宗師相抗，棄了秀才來依傍叔子。見叔子是個腐儒，雖借叔子的資斧，卻離城十餘里，另尋一個寓所居住。他笑松江無一人可對，每日祇是獨自尋山問水，題詩作賦而已。雖處貧賤，而王公大人，金紫富貴，直塵土視之。」燕白頷道：「小弟與吾兄莫逆。吾兄知小弟愛才如命，既有些奇才，何不招來與小弟一會。」袁隱道：「此君常道：『富貴人家絕無才子。』他知兄宦族，那肯輕易便來。」燕白頷笑道：「周公為武王之弟，而才美見稱於聖人；子建乃曹瞞之兒，而詩才高於七步，豈盡貧賤之人哉！何乃見之偏也，吾兄明日去見他，就將小弟之言相告，他必欣然命駕。」袁隱道：「紫候兄既如此注意，小弟祇得一往。」說畢，二人又痛飲了一回，方別。到了次日，袁隱果然步出城外，來尋平如衡。

卻說平如衡，自從汶上遇見冷絳雪匆匆開船而去，無處尋消問息，在旅邸病了一場。無可奈何，祇得捱到松江來見叔子平章。平章是個腐儒，雖愛他才情，卻因他出言狂放，每每勸戒。他怕叔子絮聒，便移寓城外，便於吟誦。這日，正題了一首感懷詩道：

非無至友與周親，面目從來誰認真。

死學古人多笑拙，生逢今世不宜貧。

已拼白眼同終始，聊許青山遞主賓。

此外更須焚筆硯，漫將文字向人論。

平如衡做完，自吟自賞道：「我平如衡有才如此，卻從不曾遇著一個知己。茫茫宇宙，何知己之難也。」又想到：「惟才識才，必須他也是一個才子，方知道我是個才子。今天下並沒一個才子，叫他如何知我是才子，這也難怪世人。祇有前日汶上縣閔子廟遇的那個題詩的冷絳雪，倒是個真正才女。祇可惜匆匆一面，蹤跡不知。若使稍留與她酬和，定然要成知己。我看前日舟中封條遍貼，衙役跟隨，若不是個顯宦的家小，那有這般光景。但我在縉紳上細查，京中並無一個姓冷的當道，不知此是何故？」

正胡思亂想，忽報袁隱來訪，就邀入相見。寒溫畢，平如衡便指壁上新作的感懷詩與他看。袁隱看了笑道：「子持兄也太看得天下無人了。莫怪我小弟唐突，天下何嘗無才，還是子持兄孤陋寡聞，不曾遇得耳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小弟固是孤陋寡聞，且請問石交兄曾遇得幾個？」袁隱道：「小弟足跡不遠，天下士不敢妄言，即就松江而言，燕總憲之子燕白頷，豈非一個少年才子乎！」平如衡道：「石交兄，哪些上見他是個才子？」袁隱道：「他生得亭亭如階前玉樹，矯矯如雲際孤鴻，此一望而知者，外才也，且不須說起。但是他為文若不經思，做詩絕不起草，議論風生，問一答十，也不知他胸中有多少才學。祇那一枝筆拈在手中，便如龍飛鳳舞；落在紙上，便如倒峽瀉河，真有掃千軍萬馬之勢。非真正才子，焉能有此！子持兄既以才子自負，何不與之一較。」

平如衡聽袁隱講得津津有味，不覺喜動顏色道：「松江城中有此奇才，怎麼我平如衡全不知道？」袁隱道：「兄自不知耳，知者甚多。前日王宗師考他一個案首，大加歎賞。那日鼓樂迎回，誰不羨慕。」平如衡笑道：「若說案首倒祇尋常了。你看哪一處富貴人家，哪一個不考第一第二？」袁隱道：「雖然如此，然真才與人情自是不同。我與兄說，兄也不信。幾時與兄同去一會，便自知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此兄若果有才，豈不願見，但小弟素性不欲輕涉富貴之庭。」袁隱道：「燕白頷乃天下士也，子持兄若以紈袴一例視之，便小覷矣。」平如衡大笑道：「吾過矣，吾過矣。石交兄不妨訂期偕往。」袁隱道：「文人詩酒無期，有興便往可也。」兩人說的投機，未免草酌三杯，方纔別去。正是：

家擅文章霸，人爭詩酒豪。

真才慕知己，絕不為名高。

袁隱約定平如衡，復來見燕白頷道：「平子持被我激了他幾句，方欣然願交。吾兄幾時有暇，小弟當偕之以來。」燕白頷道：「小弟愛才如性命，平兄果有真才，恨不能一時把臂，怎延捱得時日。石交兄明辰即望勸駕，小園雖荒寂，尚可為平原十日之飲。」袁隱道：「既主人有興，就是明日可也。」因辭了出來。

臨行，燕白頷又說道：「還有一言要與兄講過。平兄若果有才，小弟願為之執鞭秣馬所不辭也。倘若無才，倒不如不來，尚可藏拙。若冒虛名而來，小弟筆不饒人，當場討一番沒趣，卻莫怪小弟輕薄朋友。」袁隱笑道：「平子持人中鸞鳳，文中龍虎，豈有為人輕薄之理。」兩人又一笑而別。

到了次日，袁隱果然起個早，步出城外，來見平如衡道：「今日天氣淡爽，我與兄正好去訪燕紫候。」平如衡欣然道：「就去，就去。」遂叫老僕守門，自與袁隱手攜手，一路看花，復步入城來。原來平如衡寓在城外西邊，燕白頷卻住在城裏東邊。袁隱步步去，將有二十餘里。一路上看花談笑，耽耽擱擱。到得城邊，日已後午。足力已倦，腹中也覺有飢意。要一徑到燕白頷家，尚有一二里，便立住腳躊躇。不期考第二名的張寅，卻在城內西邊，恰恰走出來撞見袁隱與平如衡立在門首。平素也認得袁隱，因笑道：「石交兄將欲何往？卻在寒舍門前這等躊躇？」袁隱見是張寅，忙笑答道：「小弟與平兄欲訪燕紫侯。因遠步而來，足倦少停，不期適值府門。」張寅道：「平兄莫不就是平老師令侄，子持兄嗎？」平如衡忙答道：「小弟正是。長兄為何得知？」張寅笑道：「斯文一脈，氣自相通，哪有不知之理？二兄去訪燕紫侯，莫非見他考了第一，便認作才子，難道小弟考第二名，便欺侮我不是才子嗎？」怎就過門不入。二兄既不枉顧，小弟怎好強邀。但二兄若說足倦，何不進去少息，拜奉一茶何如？」袁隱道：「平兄久慕高才，極欲奉拜，但未及先容，不敢造次。今幸有緣相遇，若不嫌殘步，便當登堂晉謁。」

張寅見袁隱應承，便拱揖遜行。平如衡尚立住不肯道：「素昧平生，怎好唐突。」袁隱道：「總是斯文一脈，有甚唐突。」便攜了入去。到了廳上，施禮畢，張寅不遜坐，便又邀了進去道：「此處不便，小園尚可略坐。」袁隱道：「極妙。」遂同到園中。

你道張寅為何這般殷勤？原來他倚著父親的腳力，要打點考一個案首。不期被燕白頷佔了，心下已十分不忿。及迎了出來，又見人祇讚燕白頷，都又笑他。他不怪自家無才，轉怪燕白頷以才欺壓他，思量要尋一個出格的奇才來做幫手。他松江遍搜，哪裏再有一個。因素與平教官往來，偶然露出此意。平教官道：「若求奇才，我舍侄如衡倒也算得一人。祇是他性氣高傲，等閑招致不來。」今日無心中恰恰相遇，正中張寅之意，故加意奉承。

這日邀到園中，一面留茶，一面就備出酒來。平如衡雖看張寅的相貌不象個文人，卻見他舉動豪爽，便也酒至不辭，歡然而飲。

袁隱又時時稱讚他的才名，與燕白頷數一數二，平如衡信以為真。飲到半酣，詩興發作，因對張寅說道：「小弟與兄既以才子自負，安可有酒而無詩？」張寅祇認做他自家高興做詩，便慨然道：「知己對飲，若無詩以紀之，便算不得才子了。」因叫家僮取文房四寶來。又說道：「寸牋尺幅不足盡興，到是壁上好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壁上最妙。但你我分題，未免任情潦草。不如與兄聯句，彼此互相照應，更覺有情。如遲慢不工，罰依金谷酒數，不知以為何如？」

張寅聽見叫他聯詩，心下著忙。卻又不好推辭，祇得勉強答應道：「好是好，祇是詩隨興發，子持兄且請起句，小弟臨時看興，若是興發時便不打緊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如此僭了。」隨提起筆來，蘸飽墨，先將詩題寫在壁上道：

春日城東訪友，忽值伯恭兄留飲，偶爾聯句。

寫完題目便題一句道：

不記花溪與柳溪，

便將筆遞與張寅道：「該兄了。」張寅推辭道：「起語須一貫而下，若兩手便詞意參差。待到中聯，小弟續罷了。」如衡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又寫二句道：

城東訪友忽城西。酒逢大量何容小，

寫罷，仍遞筆與張寅道：「這卻該兄對了。」張寅接了筆祇管思想。平如衡催促道：「太遲了，該罰。」張寅聽見罰字，便說道：「若是花鳥山水之句，便容易對。這『大小』二字，要對實難。小弟情願罰一杯吧。」平如衡道：「該罰三杯。」張寅道：「便是三杯，看兄怎樣對？」平如衡取回筆，又寫兩句道：

才遇高人不肯低。客筆似花爭起舞，

張寅看完，不待平如衡開口，便先讚說道：「對得妙，對得妙。小弟想了半晌，想不出，真奇才也。」平如衡笑道：「偶爾適情之句，有甚麼奇處。兄方纔說花鳥之句便容易對，這一聯便是花了，且請對來。」張寅道：「花便是花，卻有『客筆』二字在上面，乃是個假借之花，越發難了。倒不如照舊還是三杯，平兄一發完了吧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既要小弟完，老袁也該罰三杯。」袁隱笑道：「怎麼罰起小弟來？」平如衡道：「罰三杯還便宜了你，快快喫。若詩完不乾，還要罰。」袁隱笑一笑，祇得舉杯而飲。平如衡乃提起筆續完三句道：

主情如鳥倦於啼。三章有約聯成詠，

依舊詩人獨自題。

平如衡題罷大笑，投筆而起道：「多擾了！」遂往外走。張寅苦留道：「天色尚早，主人詩雖不足，酒尚有餘，何不再為少留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張兄既不以杜陵詩人自居，小弟又安敢以高陽酒徒自恃。」袁隱道：「主人情重，將奈之何？」平如衡道：「歸興甚濃，實不得已。」將手一拱，往外徑走。張寅見留不住，趕到門前，平如衡已遠去了。祇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高山流水彈出知音，牝牡驪黃相成識者。

不知平如衡此去還肯來見燕白頷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